

# 馬先生與馬威

老舍創作



香港萃文書店印行

013648

I-246.5  
815-2

# 馬先生與馬威

趙家璧主編



香港萃文書店印行



S9008409

一九六三年六月港版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定價港幣三元

編著者：趙家璧

發行者：萃文書店

香港威靈頓街一六八號二樓

印刷者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

經銷處：各大書局

第一段

馬威低着頭兒往玉石牌樓走。走幾步兒，不知不覺的就楞磕磕的站住一兒。抬起頭來，有時候向左，有時候向右，看一眼。他看什麼呢？他不想看什麼，也真的沒看見什麼。他想着的那點事，像塊化透了的鯀膠，把他的心整個兒糊滿了；不但沒有給外面的東西留個鑽得進去的小縫兒，連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動作，也滿沒受他心的指揮。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，又直着回來了，並沒有帶回什麼東西來他早把世界忘了，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齊消滅了，立刻消滅了，何苦再看呢！

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。站了總有兩三分鐘，纔慢慢的把面前的東西看清楚了。

「啊，今天是禮拜。」他自己低聲兒說。

禮拜下半年，玉石牌樓向來是很熱鬧的。綠草地上和細沙的墊便道上，都一圈兒一圈兒的站滿了人。打着紅旗的工人，伸着脖子，張着黑粗的大毛手，扯着小悶雷似的嗓子喊：「打倒資本階級。」把天下所有的壞事全加在資本家的身上，連昨兒晚上沒睡好覺，也是資本家鬧的。緊靠着這面紅旗，便是打着國旗的守舊黨，脖子伸得很長，（因為戴着二寸高的硬領兒，脖子是沒法縮短的。）張着細白的大毛手，拼着命喊：「打倒社會黨，」打倒不愛國的好細。」把天下所有的罪惡都摺在工人的肩膀上，連今天早晨下雨，和早飯的時候煮了一個臭雞蛋，全是工人搗亂的結果。緊靠着這一圈兒是打藍旗的救世軍：敲着八角鼓，吹着小笛兒，沒結沒完的唱聖詩。他們讚美上帝越歡喜，紅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勁。有時候聖靈充滿，他們唱得驚天動地，叫那邊紅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來的字罵街。緊靠着救

世軍便是天主教講道的，再過去還有多少圈兒：講印度獨立的，講趕快滅中國的，講自由黨復興的；也有什麼也不講，大夥兒光圍着個紅鬍子小乾老頭兒，彼此對看着笑。

紅旗下站着的人們，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裏一叨，雙手插在褲兜兒裏；臺上說什麼，他們點頭贊成什麼。站在國旗下面聽講的，多半是戴着小硬殼兒黑呢帽，點頭咂嘴的囁囁着：「對了！」「可不是！」有時候兩個人說對了勁，同時說出來：「對了」還彼此擠着眼，一咧嘴，從嘴角兒擠出個十分之一的笑。至於那些小圈兒就不像這些大圈兒這麼整齊一致了。他們多半是以討論辯駁為主體，把腦瓜兒擠熱羊似的湊在一塊兒，低着聲兒彼此爭理兒。此外單有一羣歪戴帽，橫眉立目的年青小夥子，繞着這些小圈兒，說俏皮話，打哈哈，不爲別的，只爲招大家一笑，露露自己的精細。圈兒外邊圍着三五成羣的巡警，都是一邊兒高，一樣的大手大腳，好像倫敦的巡警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兒們。

這羣人裏最出風頭，叫好兒的，是穿紅軍衣的禁衛軍。他們的腰板兒挺得比圖畫板還平還直，褲子的中縫像裏面撐着一條鐵棍似的那麼直溜溜的立着。個個乾淨抹膩，臉上永遠是笑着，露着雪白的門牙，頭髮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頭皮兒。他們是什麼也不聽，光在圈兒外邊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，眼睛往四下裏溜。站個三五分鐘，不知道怎麼一股子勁兒就把胳膊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，然後乾躲着腳後跟，一同在草地上談心去了。

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，也有臉對臉坐着的，也有摟着脖子躺着的，也有單人孤坐着張晚報，不看報，光看姑娘的腿的。一羣羣的肥狗都撒着歡兒亂跳，莫明其妙的旺旺的咬着小孩兒們，有的穿着滿身的白羊絨，有的從頭到腳一身紅絨的連腳褲，都拐着胖腿東倒西歪的在草地地下跑來跑去，奶媽子們戴着小白風帽，嘮嘮叨叨的跟着這些小神仙們跑。

馬威站了好大半天，沒心去聽講，也想不起上那兒去好。

他大概有二十三歲的樣子。身量不矮，可是很瘦。黃白的臉色兒，瘦，可是不顯着苦弱。兩條長眉往上稍微的豎着一些，眼角兒也往上吊着一點；要是沒有那雙永遠含笑的大眼睛，他的面目便有些可

怕了。他的眼珠兒是非常的黑，非常的亮；黑與亮的調和，叫他的黑眼珠的邊兒上淺了一些，恰好不讓黑白眼珠像其衣鋪糊的紙人兒那樣死呆呆的黑白分明。一條不很高的鼻子，因為臉上不很胖，看着高矮正合適。嘴脣兒往上兜着一點，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聯成一團和氣。

從他的面貌和年紀看起來，他似乎不應當這樣愁苦。可是，他的眉毛擰着，頭兒低着脊梁也畧彎着。一點，青年活潑的氣象確是丟了好些。

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，罩着一件黑呢大氅。衣裳作得很講究，可是老沒有捫刷，看着正像他的臉，因為頹喪把原來的光彩減少了一大些。拿他和那些穿紅軍衣，夾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來，他真算是有點不幸了。

無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臉；擦完了，照舊的在那裏楞磕磕的站着。

已經快落太陽了，一片一片的紅雲彩把綠絨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兒的。工人的紅旗慢慢的變成一塊定住了的紫血似的。聽講的人也會兒比一會兒稀少了。

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兒裏，往前只走了幾步，在草地邊兒上的鐵欄杆上靠住了。

西邊的紅雲彩慢慢的把太陽的餘光散盡了。先是一層一層的蒙上淺葡萄灰色，借着太陽最後的那點反照，好像野鴿脖子上的那層灰裏透藍的霜兒。這個灰色越來越深，無形的和地上的霧圈兒聯成一片，把地上一切的顏色，全吞進黑暗裏去了。工人的紅旗也跟着變成一個黑點兒。遠處的大樹悄悄的把這層黑影兒抱住，一同往夜裏走了去。

人們一來二去的差不多散淨了。四面的煤氣燈全點着了。圍着玉石牌樓紅的綠的大汽車，一閃一閃的繞着圈兒跑，遠遠的從霧中看過去，好像一條活動的長虹。草地上沒有人了，只是鐵欄杆的旁邊還有個黑影兒。

李子榮已經鑽了被窩。正在往左伸伸腿，又往右挪挪手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恍恍忽忽的似乎聽見門鈴響了一聲。眼睛剛要睜開，可是腦袋不由的往枕頭下面溜了下去。心裏還迷迷糊糊的記得：剛纔有個什麼東西響了一聲。可是……

「吱——哪！」門鈴又響了。

他把纔閉好的眼睛睜開了一小半，又慢慢把耳朵脣兒往枕頭上面湊了一湊。

「吱——哪！」

「半夜三更鬼叫門！誰呢？」他一手支着褥子坐起來，一手把窗簾掀開一點往外看。胡同裏雖有煤氣燈，可是霧下得很厚，黑咕籠咚的什麼也看不見。

「吱——哪！」比上一回的聲響重了一些，也長了一些。

李子榮起來了。摸着黑兒穿上鞋，冰涼的鞋底碰上腳心的熱汗，他不由的身上起了一層小雞皮疙瘩；雖然是四月底的天氣，可是夜間還是涼滲滲的。他摸着把電燈開開。然後披上大氅，大氣不出的，用脚尖兒往樓下走。樓下的老太太已經睡了覺，一不小心把她吵醒了，是非挨罵不可的。他輕輕的開了門，問了聲：「誰呀？」他的聲音真低，低得好像怕把外邊的稠霧吓着似的。

「我。」

「老馬？怎麼一個勁兒的按鈴兒呀！」

馬威一聲兒沒言語，進來就往樓上走。李子榮把街門輕輕的對好，也一聲不出的隨着馬威上了樓，快走到自己的屋門，他站住聽了聽，樓下一點聲兒也沒有，心裏說：

「還好，老太太沒醒。不然，明兒的早飯是一半麵包，一半兒罵！」

兩個人都進了屋子，馬威脫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兒上，還是一語不發。

「怎麼啦，老馬？又和老頭兒拌了嘴？」李子榮問。

馬威搖了搖頭。他的臉色在燈底下看，更黃得難瞧了。眉毛皺得要皺出水珠兒來似的。眼眶兒有一點發青，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兒。

「怎麼啦？」李子榮又問了一句。

待了半天，馬威嘆了口氣，又舐了舐乾黃的嘴唇。纔說：

「我乏極了，老李！我可以在你這兒住一夜嗎？」

「這兒可就有一張床啊。」李子榮指着他的床，笑着說。

「我來這張躺椅。」馬威低着頭說：「好歹對付一夜，明天就好辦了！」

「明天又怎麼樣呢？」李子榮問。

馬威又搖了搖頭。

李子榮知道馬威的脾氣！他要是不說，問也無益。

「好吧，」李子榮抓了抓頭髮，還是笑着說：「你上床去睡，我照顧照顧這個躺椅。」說着他就往椅子上鋪氈子。「可有一樣，一天亮，你就得走，別讓樓底下老太太瞧見！好，睡覺的呀！」

「不，老李！你睡你的去，我在椅子上忍一會兒就成。」馬威臉上帶出一釘點兒笑容來：「我天亮就走，準走！」

「上那兒呢？」李子榮看見馬威的笑容，又想往外套他的話：「告訴我吧！不然，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覺！又跟老頭兒鬧了氣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用題了！」馬威打了個哈嘍：「我本不想找你來，不湊巧今天晚上沒走了，只好來打攪你！」

「上那兒去，到底？」李子榮看出馬威是決不上床去睡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把自己的大氈和氈子全細細的給馬威圍好。然後把電燈捻下去，自己又上了床。

「德國，法國，——沒準兒！」

「給老頭兒張羅買賣去？」

「父親不要我啦！」

「啊！」李子榮楞磕磕的答應了一聲，沒說別的。

兩個人都不出聲了。

街上靜極了，只有遠遠的火車和輪船的笛兒，還一陣陣的響，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街後教堂的鐘打了兩點。

「不冷啊？」李子榮問。

「不冷！」

.....

李子榮臨睡的時候，心裏還一個勁兒的盤算：「早早起來，別叫老馬跑了！起來用涼水洗洗臉，給樓下老太太寫個字條兒，告訴她：有急事，不等吃早飯啦！然後和他出去，送他回家——對，還是上鋪子去好，父子見面也不好意思在鋪子裏再搗亂。……常有的事，父子拌嘴吧咧！……年青，老馬！……太認真！……」

在夢裏他還不斷的這麼想着。……胡同裏送牛奶的小車子嗡嗡嗡嗡的響起來了，大街上汽車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了。李子榮一機靈睜開了眼，太陽已經從窗簾的縫兒射進一條金絲兒。

「老馬！」

氈子大氈都在椅子背兒上搭拉着，可是馬威沒影兒啦！

他起來，把後面的窗簾打開，披上大氈，呆呆的站在窗子旁邊。從窗子往外看，正看太晤士河，河岸上還沒有什麼走道兒的，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動開了。岸上的小樹剛吐出淺綠的葉子，樹梢兒上繞着一層輕霧。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樹葉兒上，一星星的閃着，像剛由水裏撈出的小淡綠珠子。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掛着帆，只有幾支小划子掛着白帆，在大船中間忽悠忽悠的搖動，好像幾支要往花兒

上落的大白蝴蝶兒。

早潮正往上長，一滾一滾的浪頭都被陽光鑲上了一層金鱗；高起來的地方，一擁一擁的把這層金光擠破；這擠破了的金星兒，往下落的時候，又被後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兒，真白，恰像剛由蒲公英梗子上擠出來的嫩白漿兒。

最速的那支小帆船慢慢的忽悠着走，河浪還是一滾一滾的往前追，好像這條金龍要把那個小蝴蝶兒趕跑似的。這樣趕來趕去，小帆船拐過河灣去了。

李子榮呆呆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灣，纔收了收神，走到前面靠街的窗子，也把窗戶擋兒打開。然後想收拾收拾書桌上的東西。桌子上有一個小玩藝兒，一閃一閃的發亮。這個小東西底下還放着一個小字條兒。他把這些東西一齊拿起來，心裏涼了多半截。慢慢的走到躺椅那裏去，坐下，細細的看紙條上的字。只有幾個字，是用鉛筆寫的，筆畫東扭西歪，好像是摸着黑兒寫的：

「子榮兄：謝謝你！小鑽石戒指一個祈交溫都姑娘。再見！威。」

## 第二段

1

這段事情現在應從馬威從李子榮那裏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。

伊牧師是個在中國傳過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師。對於中國事兒，上自伏羲靈卦，下至袁世凱作皇上，（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）他全知道。除了中國話說不好，簡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帶着腿的「中國百科全書」。他真愛中國人：半夜睡不着的時候，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；他含着熱淚告訴上帝：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，這羣黃臉黑髮的東西，怎麼也升不了天堂！

伊牧師順着牛津大街往東走，雖然六十多了，他走得還是飛快。

從太陽一出來直到半夜，牛津大街總是被婦女擠滿了的。這條大街上的鋪子，除了幾個賣烟捲兒的，差不多全是賣婦女用的東西的。她們走到這條街上，無論有什麼急事，是不會在一分鐘裏往前挪兩步的。鋪子裏擺着的花紅柳綠的帽子，皮鞋，小手套，小提箱兒……都有一種特別的吸力，把她們的眼睛，身體，和靈魂一齊吸住。伊牧師的宗教上的尊嚴到了這條街上至少要減去百分之九十九：往前邁一大步，那支高而碍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傘上不可；往回一殺步，大皮鞋的底兒（他永遠不安橡皮底兒）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腳指頭上；伸手一掏手巾，胳膊肘兒準放在婦人提着的小竹筐兒裏，……每次他由這條街走過，至少回家要換一件汗衫，兩條手巾，至於「對不起」「沒留神」這路的話

，起碼總說百八十個的。

好容易擠過了半津圈了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說了聲『謝謝上帝！』腳底下更加了勁，一直往東走。汗珠子好像雪化了似的從雪白的鬢角兒往下流。

伊牧師雖然六十多歲了，腰板還挺得筆直。頭髮不多，可是全白了。沒留鬍子。腮上刮得晶亮；要是臉上沒有褶兒，簡直的像兩塊茶青色的磁磚。兩支大眼睛，歇歇鬆鬆的安着一對小黃眼珠兒。眼睛上面掛着兩條肉稜兒，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稜兒上也長過眉毛。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對小眼鏡，因為鼻子過高內原故，眼鏡和眼睛的距離足有二寸來的；所以從眼鏡框兒上邊看東西，比從眼鏡中間看方便多了。嘴唇兒很薄，而且嘴犄角往下垂着一點。傳道的時候，兩個小黃眼珠兒在眼鏡框兒上一定，薄嘴唇兒往下一，真是不用說話，就叫人發抖。可是平常見了人，他是非常的和霽；傳教師是有兩幅面孔辦不了事的。

到了博物院街，他往左拐了去、穿過陶靈吞大院，進了戈登胡同。

這一帶胡同住着不少中國學生。

在倫敦的中國人，大概可以分作兩等，工人和學生。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，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。沒錢到東方旅行的德國人，法國人，美國人，到倫敦的時候，總要到中國城去看一眼，爲是找些寫小說，日記，新聞的材料。中國城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，住着的工人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舉動。就是因爲那裏住着中國人，所以他們要瞧一瞧。就是因爲中國是個弱國，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羣勤苦耐勞，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案。中國城要是住着二十個中國人，他們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；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個抽大煙，私運軍火，害死人把屍首往床底下藏，強姦婦女不問老少，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。作小說的，寫戲劇的，作電影的，描寫中國人全根據着這種傳說和報告。然後看戲，看電影，念小說的姑娘，老太太，小孩子，和英國皇帝，把這種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記在腦子裏，於是中國人就變成世界上最陰險，最污濁，最討厭，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！

二十世紀的「人」是與「國家」相對待的：強國的人是「人」，「弱國的呢？狗！」中國是個弱國，中國「人」呢？是——！

中國人！你們該睜開眼一看，到了該睜睛的時候了！你們該挺挺腰板了，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！——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！

中國城有這樣的好名譽，中國學生當然也不會吃香的。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，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。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，和小旅館，還可以租給中國人；並不是這一帶的人們特別多長着一分善心，是他們吃慣了東方人，不得不把長臉一拉，不得不和這羣黃臉的怪物對付一氣。雞販子養雞不見得他准愛雞，英國人把房子租給中國人又何嘗是愛中國人呢。

戈登胡同門牌三十五號是溫都寡婦的房子。房子不很大，三層小樓，一共不過七八間房。門外攔着一排綠柵欄。三層白石的台階，刷得一釘點兒土也沒有。一個小紅漆門，門上的銅環子擦得晶光。一進門是一間小客廳。客廳後面是一間小飯廳。從這間小飯廳繞過去，由樓梯下去，還有三間小房子。樓上只有三間屋子，臨街一間，後面兩間。

伊牧師離着這個小紅門還老遠，就把帽子摘下來了。擦了擦臉上的汗，又正了正領帶，覺得身上一點缺點沒有了，纔輕輕的上了台階。在台階上又站了一會兒，纔拿着音樂家在鋼琴上試音的那個輕巧勁兒，在門環上敲了兩三下。

一串細碎的脚步兒從樓上跑下來，跟着，門兒稍微開開一個縫兒，溫都太太的臉露出一半兒來。

「伊牧師！近來好？」她把門開大了一點，伸出小白手，在伊牧師的手上輕輕的挨了一挨。

伊牧師隨着她進去，把帽子和大衣掛在過道兒的衣架上，然後同她進了客廳。

小客廳裏收拾得真叫乾淨爽利，連掛畫的小銅釘子都像含着笑。屋子當中鋪着一塊長方兒的綠毯子，毯子上放着兩個不十分大的臥椅。靠着窗戶擺着一支小茶几，茶几上一個小三彩中國磁瓶，插着兩朵小白玫瑰花。茶几兩旁是兩把橡木椅子，鑲着綠絨的椅墊兒。裏手的山牆前面擺着一架小鋼琴，琴蓋兒

上放着兩三張照像片兒。琴的前邊放着一支小油漆凳兒。凳兒上臥着個白胖白胖的小獅子狗，見伊牧師進來，慌着忙着跳下來，搖頭擺尾的在老牧師的腿中間亂蹣。順着屋門的牆上掛着張油畫，兩旁配着一對小磁碟子。畫兒底下一個小書架子，擺着幾本詩集小說什麼的。

溫都寡婦坐在鋼琴前面的小凳兒上，小白狗跳在她懷裏，歪着頭兒鬬伊牧師。

伊牧師坐在臥椅上，把眼鏡往上推了一推，開始誇獎小白狗。誇獎了好大半天，纔慢慢的說到：

「溫都太太，樓上的屋子還閑着嗎？」

「可不是嗎。」她一手抱着狗，一手把烟碟兒遞給伊牧師。

「還想租人嗎？」他一面裝烟一面問。

「有合適的人纔敢租。」她拿着尺寸這麼回答。

「有兩位朋友，急於找房。我確知道他們很可靠。」他從眼鏡框兒上面瞅了她一眼，把「確」字說得特別的清楚有勁。他停頓了一會兒，把聲音放低些；鼻子周圍還畫出個要笑的圈兒，「兩個中國人——說到『中國兩個字』，他的聲音差不多將將兒的能叫她聽見：『兩個極老實的中國人。』」

「中國人，」溫都寡婦整着臉說。

「極老實的中國人！」他又重了一句，又偷偷的看了她一眼

「對不——」

「我擔保！有什麼錯兒朝我說！」他沒等溫太太說完，趕緊把話接過來：「我實在沒地方給他們找房去，溫都太太，你得成全成全我！他們是父子爺兒倆，父親還是個『基督徒。』看上帝的面，你得——」

伊牧師故意不再往下說，看看「看上帝的面」到底發生什麼效力不發。

「可是——」溫太太好像一點沒把上帝攔在心上，臉上掛着一千多個不耐煩的樣子。

伊牧師又沒等她說完就插嘴：

「那怕多要他們一點房租呢！看他們不對路，攔他們搬家我也就不再——」他覺得往下要說的話似

乎和聖經的體裁不相合，於是吸了一口烟，連烟帶話一齊咽下去了。

「伊牧師！」溫都太太站起來說：「你知道我的脾氣：這條街的人們靠着租外國人發財的不少，差不多只剩我這一處，寧可少賺錢，不租外國人！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可以自傲的！你爲什麼不到別處給他們找租房呢？」

「誰說沒找呢！」伊牧師露着很爲難的樣子說：「陶靈吞大院，高威胡同，都挨着門問到了，房子全不合適。我就是看你的樓上三間小屋子正好，正够他們住的：兩間作他們的臥房，一間作書房，多麼好！」

「可是，牧師！」她從兜兒裏掏出小手絹擦了擦嘴，其實滿沒有擦的必要：「你想我能叫兩個中國人在我的房子裏煮老鼠吃嗎？」

「中國人不——」他正想說：「中國人不吃老鼠，」繼而一想，這麼一說是分明給她個小釘子碰，房子還能租到手嗎？於是連忙改嘴：「我自然囑咐他們別吃老鼠！溫都太太，我也不就誤你的工夫了；這麼說吧：租給他們一個禮拜，看他們不好，叫他們搬家。房租呢，你說多少是多少。旅館他們住不起，不三不四的人呢，我又不肯叫兩個中國人跟他們打交待。咱們都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咱們總得受點屈，成全成全他們爺兒兩個！」

溫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的長毛，半天沒言語。心裏一個勁兒顛算：到底是租幾個錢好呢，還是一定不伺候殺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國人好呢？想了半天，還是不能決定；又怕把伊牧師僵在那裏，只好順口支應着：

「他們也不抽鴉片？」

「不！不！」伊牧師連三併四的說。

她跟着又問了無數的問題，把她從小說，電影，戲劇，和傳教士造的謠言裏所得來的中國事兒，兜着底兒問了個水落石出。問完了，心裏又後悔了：這麼問，豈不是明明的表示已經有意把房租給他們嗎。

「謝謝你！溫都太太！」伊牧師笑着說：「就這麼辦了！四鎊十五個先令一個禮拜，管早晚飯！」

「對！我告訴他們，出去洗澡。」

伊牧師說完，連小狗兒也沒顧得再鬪一鬪，抓起帽子大鑒就跑。跑到街上，找了個清靜地方纔低聲的說：

「他媽的！爲兩個破中國人……」

## 2

馬家父子從上海坐上輪船，一直忽忽悠悠的來到倫敦。馬老先生在海上四十天的工夫，就扎爭着爬起來一回；剛一出艙門，船往外手裏一歪，摔了個毛兒跟頭；一聲沒出，又扶着艙門回去了。第二次起來的時候，船已經紋絲不動的在倫敦碼頭靠了岸啦。小馬先生比他父親強多了，只是船過台灣的時候，頭有點發暈；過了香港就一點事沒有了。

小馬先生的模樣兒，我們已經看見過了。所不同的是：在船上的時候，他並不那麼瘦，眉頭子也不皺得那麼緊。又是第一次坐海船出外，事事看着新鮮有趣；在船欄杆上一靠，搖着水花的海風把臉吹得通紅，心裏差不多和海水平一樣開暢。

老馬先生的年紀至多也不過去五十，可是老故意帶出頹唐的樣子，好像人活到五十就應該橫草不動，豎草不拿的，一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；多邁一步，都似乎與理不合。他的身量比他的兒子還矮着一點，臉上可比馬威富泰多了。重重的眉毛，圓圓的臉，上嘴唇上留着小月牙兒似的黑鬍子，在最近的一二年來纔有幾根慘白的。眼睛和馬威的一樣，又大，又亮，又好看；永遠戴着玳瑁邊的大眼鏡。他既不近視，又不遠視，戴着大眼鏡只是爲叫人看着年高有感。

馬則仁（這是馬老先生的名字）。年青的時候曾在美以美會的英文學校唸過書。英文單字兒記得真

不少，文法的定義也背得飛熟，可是考試的時候永遠至多得三十五分。有時候拿着英華字典，把得一百分的同學拉到清靜地方去：『來！咱們稿稿！你問咱五十個單字，咱（用我亦可）問你五十個，到得領教領教您這一百分的怎麼高明法兒！』於是把那得一百分的英雄擲得乾瞪眼。他們字典在夾肢窩裏一夾，嘴裏哼唧着『A Zou is...』把得三十五分的羞恥，算是一掃兒光，雪得乾乾淨淨。

他是廣州人，自幼生在北京。他永遠告訴人他是北京人，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價值增高，廣東國民政府的勢力擴大的時候，他纔在名片上印上了『廣州人』三個字。

在教會學校畢業後，便慌手忙腳的抓了個妻子。仗着點祖產，又有哥哥的幫助，小兩口兒一心一氣的把份小日子過得挺火熾。他考過幾回學部的錄事，白摺子寫得不好，作錄事的希望只好打消。託人找洋事，英文又跟不上勁。有人給他往學堂裏薦舉去教英文，作官心盛，那肯去拿藤子棍兒當小教員呢。閑着沒事也偷着去嫖一嫖，回來晚了，小夫婦也有時候拌一通兒嘴，好在是在夜裏，誰也不知道。還有時候把老婆的金戒指偷出去押了寶，可是永遠笑着應許哥哥寄來錢就給他買個新的。她半惱半笑的說他一頓，他反到高興，把押輸了的情形一五一十說給她聽。

結婚後三年多，馬威纔降生了。馬則仁在事前就給哥哥寫信要錢，以備大辦滿月。哥哥的錢真來了，於是親戚朋友全在馬威降世的第三十天上，吃了個『泰山不下土』；連街坊家的四眼狗也跟着啃了回豬腳魚骨頭。

現在小夫婦在世上的地位高多了，因為已經由『夫婦』變成『父母』。他們對於作父母的責任雖然沒十分細想，可是作父母的威嚴和身分總得拿出來。於是馬則仁老爺把上嘴唇的毫毛留住不剃，兩三個月的工夫居然養成一部小黑鬍子。馬夫人呢，把臉上的胭脂擦淺了半分，爲是陪襯着他的小黑鬍子。

最痛心的：馬威八歲的時候，馬夫人，不知道是吃多了，還是着了涼，一命嗚呼的死了。馬則仁傷心極了：扔下個八歲的孩子沒人管，還算小事；結婚一場，並沒給夫人弄過皇封官誥，這有多麼對不起死去的靈魂！由不得大眼淚珠兒一串跟着一串的往下流，把小鬍子都哭得像蜜蜜麻花的那把小糖刷子！